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吉卫平

如果要为过去的一年选一个注脚,我会选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。

这本书搁在我们家书柜里有些年头了,淡灰色的书脊,印着几片梧桐叶的影子。初中的时候老师让读,我翻过一遍,只觉得是一个残疾人的故事,便再没碰过。直到去年秋天,它忽然在我们家“活”了过来。

那天是个周末的傍晚,父亲在阳台上坐着,手里拿着那本书。夕阳从落地窗斜照进来,给他的侧脸镀上一层柔和的光。我看见他读着读着,用拇指悄悄拭了拭眼角。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,能让一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人不自觉地落泪,那些文字里一定藏着某种我尚未抵达的东西。

晚饭时我提起这事,母亲说她也正在看。她说史铁生写他母亲那段,写得好。好在哪里?她说,好在什么都没说,又什么都说了。于是那个晚上,我们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读书会——没有主持人,没有议程,只有三杯茶和一本被翻得微微起毛边的书。

书香是家的坐标

□ 位育中学 闫桑

父亲先读。他读的是《合欢树》那一篇,声音低沉而缓慢。当他读到“母亲当年种的那棵合欢树,如今已长得比房子还高了”的时候,忽然停了下来。屋子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时钟的秒针走动。母亲轻轻覆上他的手,没有说话。我知道,他们是想起了远在老家的奶奶,想起了那些为了生活不得不缺席的陪伴,想起了树犹如此、人何以堪的怅然。那一刻,书页上的铅字忽然挣脱了纸张,不再是史铁生的故事,而成了我们家庭情感的容器,盛着三代人说不出口的话。

母亲接着读。她读的是《我与地坛》里写母亲的那一段——母亲总在他出门后偷偷跟着,又不敢让他发现,一个人在偌大的园子里焦灼地转,每一寸土地都印着她的牵挂。她读到“反正我不能让他出去,那样的地方可怎么待”的时候,忽然抬起头看我。那目光里有一种很

复杂的东西,是担忧,是不舍,是欲言又止。我忽然明白,她每次看我背着书包出门,心里都装着同样的波澜。只是她从来不说,我也从来不曾想过要去懂。

轮到我时,我读的是关于生死的那段:“一个人,出生了,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,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;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,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,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。”我告诉他们,高二这一年,文理分科后的迷茫、成绩起伏时的焦虑,在那些看不清前路时刻,这段话曾像一只手,轻轻按下我心里那根绷得太紧的弦。它让我明白,有些事急不得,有些路只能自己走,但能走本身就是一种恩赐。

那个晚上之后,阳台的藤椅旁多了一个蒲团,父亲的书房里添了我的便签本,母亲的床头也

常年放着一本薄薄的散文集。我们家的客厅,电视开得越来越少,翻书的声音越来越多。有时候各看各的,偶尔抬头交换一个眼神;有时候读到好的句子,就念出来,像小时候他们给我读童话那样。

后来我们约定,每人读完一本书,就在扉页贴一张便签,写一句给下一位读者的话。如今《我与地坛》的扉页上已经贴了三张。父亲用钢笔工整地写着:“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,但书能告诉你,那条路上曾有人走过。”母亲用秀致的小字写着:“给女儿——愿你读这本书时,想起这个晚上,想起我们。”我还没往上写什么,但我想,将来无论走到哪里,翻开这一页,都会想起那天傍晚的夕阳,想起父亲拭眼角的样子,想起母亲抬头看我的目光。

以书之名,我们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;但因为书,我们成了彼此的精神归人。那些共同翻过的书页,终将叠成远行的帆——无论未来驶向何方,这抹书香,都是家的坐标。



■ 福祿(国画)

殷佩红

这几日感觉老天爷发高烧了,一出门风吹在脸上都滚烫,片刻衣衫便汗透了。

晚饭后散步归来,在楼下恰巧碰到租住在小区一家车库卖水果的老姜。他刚卖完一车水果回来,正捧着一碗绿豆粥,筷子都没拿,嘴凑在碗边喝得呼啦呼啦地响。见我散步回来,他停下喝粥,顺手从门口拿个塑料凳子,招呼我坐一会儿。

老姜六十多岁,中等身材,从乡下来,和老伴在这车库里住了三四年。他性格开朗,为人热情,平时小区谁家有废品要卖,只要他在家,跟他说一声,保准让人家把废品放到三轮车上,亲自开车送去废品收购点。他是小区有名的“帮忙达人”,大人小孩都叫他老姜。

冬天水果生意不太好做,老姜下午老早就回来了。这时,他会坐在电动三轮车的驾驶室里,边晒太阳边喝茶抽烟。我偶尔也会端着茶杯,去和他闲聊。

热浪里的老姜

□ 陆金美

他是一名退伍军人,家中有个儿子,非常有出息,在部队已升至副团,媳妇带着孩子随军了。老俩口在乡下闲不住,就进城做起了水果生意。

老姜确实饿了,三碗绿豆粥瞬间喝完。他将碗放在三轮车上,给我递来一支香烟。

我点上香烟,有一句没一句地问他:“最近水果好不好卖?”

他顿时得意地笑了,“天越热水果生意越好做,这几天,我改卖西瓜了,今早批了一千斤西瓜,到下午就卖光了。”他吸了一口香烟,又说:“村里还有一条机耕路没有钱修,去年7月,我们几个党员商量过了,准备出钱修路。我看天气预报说,这个月高温天气居多,咱抓紧点儿,多卖多出一些钱修路。”

老姜正说着,放在车上的手机响了,他拿起手机,跟对方寒暄几句后,忽然笑道:“杨主任,我怕是干不了小组长这活。”手机里传来:“这是村民选的你。”老姜拿着手机,愣了一下,随后说道:“既然是村民选的,那好吧,这几天天热,我得卖完西瓜再回去。”

我望着这位退伍老兵,在这大热天,还一门心思琢磨着多卖几个西瓜,好攒钱给村里修路,我心中涌起对他的敬佩。

我问他:“刚才电话里让你回去当小组长,这事是真的吗?”他吸了一口烟,说是真的。如今组里能走得动的人都不愿干这差事,报酬太低,一年才两千块。现在组长都是村干部兼的。这次大伙选了我,看来推不掉了,等忙完这段高温生意,就回去上任。从他的话里,我能感受到他是个乐于奉献的人。

我出差半个月后回到小区,发现老姜租住的车库门已上锁,一问小区居民才得知,老姜回老家了。我懊悔自己太粗心,当初为何不向老姜要个联系方式,将来好抽空去他所在的村看看他。

夏归

□ 崔立

夏天的晚上11点多,女儿才回,我和她妈都急坏了,就差装个千里眼看她到底怎么了?打开的门,女儿脸上沁着汗,低着头,微有些气喘,显然是跑得急。

电话怎么不接?为什么这么晚?最晚到家是9点,晚了不安全,知道吗?一肚子话儿堵在我的嗓子眼,没说出口。

从大概晚上8点开始,我和她妈妈的问询微信就发了过去,她没回。到晚上9点,就打电话了,也没接。除了晚上10点左右,她回了个歉意的表情外,没其他反应了。这让我们既无奈,又恼火。毕竟是还未成年的孩子呀。

此时无声胜有声,女儿看着客

厅沙发上的她妈,她妈冷着一张脸,急得眼泪汪汪。女儿讨好地去拍拍她妈妈的肩膀,她妈不理她。又抱抱她妈,也被她妈甩开了。急得她呀,马上眼眶也红了。

这个画面,让我想起我小时候,也是夏天。我住农村,农村里天一黑,外面就一片漆黑。我妈的要求,是天黑前一定到家。那次我忘了什么原因,天黑透了好一会儿才到家。那时不像现在,没电话,更没手机。我就看到我妈坐在门口,屋里的灯光,隐约照在她的身上。我妈看到我,突然就哭出了声。这把我急坏

了,想解释,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

我爸出来了,他居然对我说,渴了吧?进来吃西瓜。我愣住了,还以为听错了。我爸又去扶我妈,说,儿子不是回来了吗?没多大事。然后我们都进了屋。吃瓜的时候,我给他们解释着原因,也做了保证……

想到这,我对女儿说,吃冰激凌吗?女儿诧异地看着我。我又劝她妈,女儿不是安全回来了吗?没多大事。

最后,我们坐在餐桌前,女儿用调羹挖着冰砖,小心翼翼地,那个大悦城集市要10点才关,她特别喜欢,所以等到了收市,到家要一个多小时……她还答应,下次一定9点前回……